

BAINIAN BAIHU GUSHI JINGDIAN

百年百部

故 事 经 典

陈
州

银
号

孙方友 著
Chenzhou yinhao

1919
1921
1930
1942
1949
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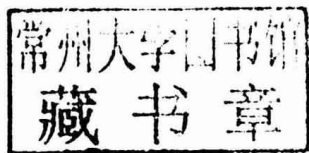
1976
1985
1989
2012

2013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陈州银号

孙方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州银号 / 孙方友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1 (2014.2 重印)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

ISBN978-7-220-08916-9-01

I. ①陈… II. ①孙…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88240 号

陈州银号

孙方友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杨 立
刘侯斌 张翠娟
陈德芳
王 飞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f@mail.sc.co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155mm × 218mm
14
144 千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220-08916-9-01
3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工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 89589273

前 言

中华文化数千年传承沿袭，故事作为重要载体功不可没。从人类开始用语言交流起，故事传播就开始了。从茶余饭后的口耳相传，到书肆茶坊的讲史说书，“嫦娥奔月”、“牛郎织女”、“三国”、“水浒”等故事，就这样家喻户晓，代代相传。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故事逐渐进入文学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文体。

新中国成立以来，故事报刊迅猛发展并逐渐成为各原创类文学期刊中发行量最大的门类之一。但故事图书的出版相对滞后，远远满足不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策划编纂了《百年百部故事经典》丛书。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是中国原创故事作品和故事家的集大成出版工程，旨在“传承文明、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书系既囊括了鲁迅、胡适、郁达夫、许地山、赵树理、鲁彦、穆时英、汪曾祺、陈忠实等名家的故事作品，也收录了范大宇、赵和松、丰国需、崔新三、吴帮国、顾文显、黄胜、王兴菜、梅永远等中国当代主流故事家个人作品单行本，跨越百年，精彩纷呈，展现了中国最有实力的故事家的故事构建与社会观照。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入选故事篇篇精彩，或是从一开始就紧紧抓住读者的神经，继而移步换景、欲拒还迎，直至将“包袱”抖出，令人拍案叫绝；或是平铺直叙却暗藏玄机，请君入瓮，让人感慨万分……故事虽为文学创作，却像一面面镜子，将人类的爱、恨、情、仇，社会的美、丑、善、恶映射在读者面前，全方位地展现社会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及内心世界，而在闹热之后留给读者的，还有一个个令人警醒的哲学命题和人间至理。

玻璃为镜，可以正衣冠；故事为镜，可以照心扉。《百年百部故事经典》的编辑出版，不仅对促进故事文学的创作有着积极的作用，也必将在不断实现艺术创新与文化繁荣的进程中，对滋养国人心性、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

“百年百部故事经典”编辑委员会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尹全生 刘海涛 江曾培

郑允钦 郑宗培 黄立新

编辑部主任 孙学良

编辑部副主任 黄 棋 刘莉萍

特约编辑 李建波 郝慧敏

作者简介

孙方友，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文学院专业作家。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刊登于《收获》《人民文学》《花城》《钟山》《当代》《大家》等期刊，出版发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三十六部，中短篇小说集三十部，电视剧近百集，计六百多万字。作品曾获“飞天奖”，河南省第三届、第五届文艺成果特等奖，河南“五个一工程奖”，以及小小说创作终生成就奖，首届“金麻雀”奖，吴承恩奖等七十余次奖励。有近百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捷克、土耳其等文字。

目 录

- 炸弹姻缘……1
- 当官印……9
- 灵猴救主……14
- 陈州银号……19
- 真知县难真，假知县难假……25
- 刺 客……32
- 吕潭月巧戏袁世凯……37
- 怪医治怪病……42
- 袁世凯葬母……47
- 曾国藩买马……51
- 丑女成诰命夫人……55
- 奇 破……59
- 带血的指画……63
- 永乐皇帝被骂记……66
- 匪 医……70
- 带血的玉佩……75

乞 丐·····	79
盗墓贼护国宝·····	84
童义仁救妹·····	92
官 抬·····	97
神 裱·····	102
冷面杀手·····	106
玉镯奇案·····	110
贾知县·····	141
石匠马老大·····	145
听琴图三彩枕·····	151
封国栋·····	156
车夫与财主·····	161
龙泉剑·····	164
越王剑·····	168
大年奇案·····	172
千年鸟柏·····	190
美人展览·····	192
荒 劫·····	196
真假乔二·····	199
陈州古董行·····	203
盼 匪·····	208
杀人掠财不见血·····	211

炸弹姻缘

这个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直到现在，还在民间流传着。

一天早上，吕贵的黄花闺女吕小鹅正朝翻滚的油锅里放油条，突然来了几架日本鬼子的飞机，母鸡下蛋似的撂了几颗炸弹。一阵爆炸声响过，吕家父女急忙收了摊子准备回家。这时，吕贵的邻居跑来报信说，吕家堂屋里落了一颗炸弹。吕贵的婆娘一听，惨叫一声，昏了过去。吕小鹅傻愣了一时，才想去掐娘的“人中”。原来，吕贵有个六岁的宝贝儿子，还在屋里睡着呢。

吕贵撒腿就往家跑，到家隔着门缝一看，果然见一颗水桶般粗的大炸弹，支撑着两片钢翅竖在堂屋正中，屋顶上穿了个大窟窿。吕贵的儿子只穿一件红兜肚，赤脚光腚站在里屋门口，哭爹叫娘。邻居们站在远远的地方，叫着“快救孩子”，可谁也不敢近前。天知道那炸弹啥时爆炸呢！

孩子的生命危在旦夕！

这时候，镇上一个叫飞脚龙的无赖像是看出了什么门道儿，对吕贵说：“你出一千块袁大头，我把孩子抱出来。”吕贵虽救儿心切，但这一千块大洋从何而来呢？那飞脚龙见吕贵迟疑，忙又追逼道：“这样吧，钱我一个不要，只要让你闺女嫁给我就行。这可是玩命娶女人呀！”原来吕小鹅长得如花似玉，飞脚龙对其垂涎已久，这次趁人之危，决心要把小鹅弄到手里。吕贵心想，大洋没有，闺女倒有一个，只是这样怕伤害了女儿。但他毕竟救子心切，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便狠心地点了点头。飞脚龙忙甩了外衣，对手下几个弟兄说：“哥这回要扎大本钱了！”说着正要朝院里走，突然人群里传来一声高喊：“慢！”

众人扭头一看，见人群里走出一个后生。

那后生大步走到吕贵跟前，双手一拱，说：“大叔，我一不要钱，二不要你的女儿，我万一有个好歹，只求你养活俺的二老。俺是河南岸下埠口人，叫何顺子。”

众人齐望何顺子，见小伙子身高马大，团脸直鼻，双目炯炯有神，嘴唇儿有角有棱儿，一看便知是条好汉。他一身黄衣，身背小铺盖，看样子像是刚从前线部队回来。

何顺子望了飞脚龙一眼，卸了铺盖，勒了一把腰带，抱拳对着众人施一礼，向吕贵要过门上钥匙。

飞脚龙见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破了自己的美梦，不由怒火中烧，想上前与何顺子比个高低，又怕犯了众怒。他冷眼盯着何顺子的脊背，心里巴不得那炸弹冒烟起火，炸飞那个愣小子。

见何顺子开门进了，众人皆瞪圆了双目，屏气静声，心似提

到了嗓子眼儿处，盯着何顺子的一举一动。

何顺子走近吕家堂屋，开了铁锁，小心地推开房门，一瞧，不由松了一口气。他刚从前线回来，自然懂得一些军事常识。刚才见飞脚龙趁人之危敲诈勒索，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正义感，他原想是一枚定时炸弹，没想到是一颗带撞针的炸弹。这种炸弹，一般皆是着物便炸。这一颗不知怎么成了臭弹，如小心对待，不会有大的危险。他先抱起孩子，飞身出屋，交给吕贵，然后又拐了回去，小心地将那炸弹拔出，一口气抱到河边，扔到了水里，炸弹仍没有响。

危险排除，众人哗然，无不称赞何顺子胆大心细，大仁大义。吕贵拉过何顺子，先叫恩人，后便下跪。何顺子急忙双手搀起，连说：“使不得，使不得！为人行善，天经地义。你恁大岁数这样对我，不是折俺的阳寿嘛！”吕贵见何顺子言语稳重，很是敬佩，又观他身体魁梧，一团正气，不由愈加喜爱，当下硬要把吕小鹅许配给何顺子。尽管何顺子一再推托，哪能顶得住众人苦苦撮合，只得答应下来。

一为因祸得福，择了好婿，二为仁婿压惊，第二天，吕贵在饭馆里叫了几个好菜，让何顺子坐了首席。没想酒过三巡，突然来了几个河防队员，把何顺子给押走了。

原来，何顺子将炸弹扔到河里之后，飞脚龙为报夺“妻”之仇，集结了镇上无赖，筹划了半日，决定在那颗没响的炸弹上做文章，一洗受辱之仇。无赖们一分两班，候在东西码头上，呼喊来往客船商船，说河里落下定时炸弹，禁止各路船只通行。船老

大们虽然半信半疑，但赶上这兵荒马乱之年，谁也不敢去冒险，半天时间，颍河镇的两头停满了客船商船。水路要道阻塞，河防队告到镇公所。镇长井老泉派人调查一番，当即便抓了何顺子，命他把炸弹捞上来。

颍河两岸已人山人海，何顺子早已脱了外衣，腰中缠了大绳，瞅准方向，正准备下水。这时吕贵端来了烧酒，哽咽道：“孩子，没想飞来的横祸一直不散，真是苦了你，多保重。”何顺子说：“大叔，我若万一有了好歹，对我爹娘说一声。”何顺子话音未落，只见他老爹何大来已驾船赶到。这何大来是玩船的好把式，何顺子自幼随父跑河船，练就了一身好水性。前些时，一支部队路过，说要征兵抗日，何顺子被送上前线。谁知一仗下来，这支部队的头头战死，群龙无首，他就跑了回来，还没见着老爹就碰上了这事儿。何大来挤过人群，走到儿子跟前，端详着儿子，不由老泪纵横。何顺子“扑通”跪地，哭着对爹说：“爹，孩儿还未见到您，就惹下了这祸端，今日若儿子死了，您老万万不要伤心，保住身体为重！”何大来望了儿子一眼，“唰”地脱了外衣，说：“把绳子给我！”何顺子见老爹要下河，哪里肯依，哭着劝道：“爹，您老上了年纪，我怎能……”何大来不禁老泪又涌，哽咽道：“孩子，你是咱家独苗儿，万一有了好歹，我怎能对得起祖宗！”

父亲执意要下，儿子不允。儿子要下，父亲不允。父子俩争得不可开交，没想飞脚龙走了上来，对何家父子说：“怎么样？你们怕绝后，老子不怕！”说完，一把扒了外衣，对何顺子说：

“看老子如何把炸弹捞上来！只是有一条，你要把吕小鹅让给我！”你知道飞脚龙为何这般慷慨？原来他见何顺子前次不仅把炸弹抱出房舍，而且扔到河里也不见爆炸，便猜想是个臭弹，加上想小鹅想得发了疯，便啥也不顾，硬撑了下来。

何顺子虽然还没见过吕小鹅，但昨天晚上从众乡亲的夸羨中已使他对小鹅爱了三分，面对无赖的挑衅，何顺子冷笑一声，说：“这可是玩命的呀！”飞脚龙说：“老子爱的就是玩命！”

这时候，何老爹听出了话音，他疼儿子心切，便央求顺子说：“孩子，咱不与人争了！让他吧！”

吕贵一听此话，忙上前跪到何家父子跟前，哀求道：“恩人，一女不许二男，你救人要救到底呀！”

何顺子忙搀起吕贵，深情地说：“大叔，我就是搭上这条命，也不能让小鹅跟着那孬种活受罪！”说完，就要下水，没想飞脚龙一把拉住了他，诡秘地说：“你可是何家的独根儿，还是让我来吧！”

何顺子说：“老兄捞出炸弹，我当设宴招待，若强要其他，我可不答应！”

“只要老子捞出炸弹，吕小鹅就得归我！”飞脚龙恶恶地望了何顺子一眼说。

“若是那样，你就走开！”何顺子说完，一扎腰，深吸了一口气，就要下水。谁知何老爹却死死拽住了他，苦苦哀求：“孩子呀，下不得，下不得呀！”

这时候，吕小鹅不知从何处走了出来，她眼含泪水深情地望

了何顺子一眼，说：“俺……俺愿终生受苦，也不愿搭你一条性命！”说完，扭脸对飞脚龙说：“你既然挖空心思弄到这一步，那就下水吧！”

飞脚龙得意地望了望何顺子，笑道：“怎么样？小鹅对你够情分吧！这炸弹说炸就炸，这一回，我他娘的可是破命棒打鸳鸯喽！”

何顺子望了一眼小鹅，没想到小鹅竟如此秀美，如此大义！这般好的姑娘，怎忍心让她落入无赖之手？他愤怒至极，一把拉住正欲下水的飞脚龙，厉声说：“慢！我今天就是为她而死，也值得！”

飞脚龙见何顺子不识抬举，伸拳便打，直捣顺子的胸口。何顺子急忙后闪一步，顺势抓住飞脚龙的手腕，一把将他拉了个嘴啃泥。河两岸看热闹的人早就恨透了这个无赖，不由拍手称快。飞脚龙的几个弟兄一见大哥丢丑，急忙上前，架住了何顺子。一片喧闹声中，飞脚龙顾不得羞辱，擦了擦角处的泥巴，愤愤地说：“抓牢这小子！待我捞出炸弹再与他算账！”说完，像怕小鹅被人抢走似的，连绳索也忘了拿，一猛子扎进了河里。

何顺子心想，若他真的把炸弹捞了上来，这小鹅就得痛苦一辈子。想到此，何顺子大吼一声，挣开几个无赖，一跃跳入水中。

这时候，飞脚龙已摸住了那炸弹，正欲出水喊人撘绳索，忽然听到了跳水声，他立即猜出这是何顺子要与自己抢捞炸弹。抢炸弹就是抢小鹅呀，怎能让给他！飞脚龙思忖片刻，当即有了主意，为不让何顺子得手，他憋足一口气，抱起炸弹从水底朝岸边

走。他憋得脸红脖子粗，忙放下炸弹浮出水面换了一口气，又急急入了水。他终于抱着炸弹走到了岸边。岸上的人见飞脚龙抱着炸弹上来了，不由瞪大了眼睛开始为吕小鹅担心。吕小鹅更是面色灰白，泪水流出眼眶，嘴唇儿咬出了血。飞脚龙面部荡起胜利的冷笑，淫邪地望了一眼吕小鹅，好像搂着的不是炸弹，而是吕小鹅。岸上静极了，只能听到飞脚龙那“哗啦哗啦”的趟水声。水边处的几个无赖见大哥果真捞出了炸弹，一个个惊喜万分，纷纷上前帮忙。没想刚到跟前，那飞脚龙脚下一打滑，炸弹着了地，撞针撞在了砂石上。接着只听一声巨响，岸边顿时血肉横飞，河水一片殷红，几个无赖同时上了西天。

一时间，颍河两岸如炸了营，惊叫声，呐喊声，乱作一团。何顺子在水里被震得打了几个滚儿。等他明白怎么回事儿，铐子已经铐在了他的双手上。飞脚龙是镇长井老泉的外甥，外甥被炸飞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便派人抓了何顺子。

何顺子大呼冤枉，连连斥问井老泉为何抓人。井老泉冷冷地望着他，指着河水里漂泊的血肉烂衣说：“凭什么？就凭这个！”何大来和吕贵全家一下跪在了井镇长面前，哀求镇长释放无辜。镇上众人见状，也一齐说情，要保出何顺子。

井老泉望了众人一眼说：“几条人命，几条人命啊！我岂能私自做主！”

吕小鹅忽地站起，走近井老泉，说道：“飞脚龙自作自受，大伙儿都看着哩，与何顺子何干？”

井镇长看了看面前的小家碧玉，面部肌肉抽搐了一下，说：

“何顺子把炸弹扔进交通要塞，造成大祸，岂能无干？”

吕小鹅说：“飞脚龙强行下河，自寻死路。何顺子仗义排难，理应受赏。可如今助人者受罚，不是破了国家大法吗？”

井镇长被问得哑口无言，禁不住恼羞成怒，吼道：“案情发生在我的辖地，我就有权抓他！至于何顺子有罪没罪，那要听从上峰的发落！”说完，一挥拐杖，示意带走何顺子。吕小鹅急步上前，护住何顺子，对井老泉说：“既然镇长大人执意如此，我只求你一件事。”

井老泉问：“什么事？”

吕小鹅说：“何顺子排除炸弹，不仅救了我弟弟的命，也解了众乡邻的危，我敬仰他！况且，由我父母做主，众人为证，我是铁了心要跟着他，打官司，我跟上，他判罪，我陪他坐监！”说着，居然一把搀住何顺子的胳膊，直直地向前走去……